



在小區庭院散步，看到後院草坪上，一朵朵火紅的石榴花，在葉子不多的樹枝上開得正旺，於是禁不住駐足觀賞。在各種花卉中，我最喜歡石榴花，它美而不艷，樸實無華。

我最早看到石榴花，是小時侯住在姥姥家。那是長在大花盆中的兩棵石榴樹，春天來到，一朵朵橘紅的石榴花開滿枝頭。我小不懂事，想把花朵撿下來拿着玩兒，姥姥說，花朵撿下來還不要緊，如果是結石榴的花，可就該後悔了。說罷她教我怎麼撿，我始終沒學會，到了秋天，紅艷艷的石榴，掛滿半人高的石榴樹，煞是好看。

那之後好多年，我沒有看到過石榴花，直到十幾年前搬到現在居住的小區來。那年春寒料峭，院子裡熱鬧起來，大家忙着植樹美化庭院。種的樹中，有玉蘭，有紫藤，有櫻花，也有一兩株石榴樹。我心想，石榴樹長得很慢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看到它開花，沒想到只過了兩年，就看到石榴花，把枝頭染紅，到秋天還結了果，雖然是小小的紅色果實。

意外的是，最近去山東大學威海校區，又看到久違的石榴樹。那是在一幢別墅前面，有一株碗粗的石榴樹，兩人高的枝椏鋪開，掛滿火紅的石榴花。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的石榴樹。更使我吃驚的是，在別墅的另一側，有一片石榴樹林，幾十株石榴樹，每株都有碗粗，繁茂的枝葉連成一片，鬱鬱蔥蔥。細觀之，每株頂端都開滿火紅的石榴花，在綠葉的襯托下蔚為壯觀。更稀罕的是，早開的花朵已結出果實，透出淡淡的青綠色，十分可愛。我有點詫異，遂問身邊的陪同者：「為什麼威海有這麼多石榴樹？」陪同者的回答，讓我這個只知愛花卻不知其來歷的人開竅不少。

原來山東省可以說是我國石榴樹的故鄉之一。石榴樹性喜熱，宜乾燥少雨，齊魯大地氣候較為適宜。在山東南部棗莊，有一個萬畝石榴園，已經營幾十年，所培植的石榴樹苗，出售到南方二十幾個省市，頗受歡迎。石榴種類繁多，有狀元紅、謝花甜、冰糖籽、大青皮等，不僅是一種珍貴的漿果，甘美多汁，清涼爽口，營養多多，而且還是很好的中藥材。

在石榴林邊散步，陪同者約我秋天再來威海，說到時石榴樹就會結果，滿樹拳頭大小的紅色果實不僅可以觀賞，還可摘下品嚐它的美味。我期待著。

福建福安人連士昇（一九〇七至一九七二）一九三一年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經濟系，想不到後來卻成了新加坡無人不知的文人。他一九四〇年代到新加坡，受聘於南洋商報社，任該報主筆二十多年。其後任南洋學會會長、新加坡大學校董、作家協會顧問……，一直都是當地文化界舉足輕重的人物。

連士昇的作品甚多，此中以《回首四十年》、《閒人雜記》和《南行集》較為著名，後來還出過二卷本的《連士昇文集》，這套書為二十五開的軟精裝本，外加塑膠書套，製作精美。因為在香港印刷，一九六〇及七〇年代本地坊間常見，可如今我的小書房裡只剩下這本文集第五卷《海濱寄簡》（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，一九六三），後面的《海濱寄簡二集》、《海濱寄簡三集》和《海濱寄簡四集》卻不知何時失去了。

《海濱寄簡》收書簡四十八通，寫於一九五七至五八年間。連士昇在自序中說，他原先最怕寫信，卻喜歡讀朋友給他的信和名作家的信札。受這些信札的啓示，他開始給年輕人寫信，每星期一篇近二千字的書信，在報章上發表時署名「子雲」，寄給他不見名的年輕朋友，和他們討論文學、哲學、心理及社會問題，不僅受大眾歡迎，還為一些中文老師選作學生必讀的課外讀物，文人連士昇也就成了那一代人的青年導師。

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這是起碼的兵家常識。你擺八卦，我列長蛇；你有關羽、張飛挑戰，我有于禁、徐晃迎敵。但也有

人相信旁門左道，面對強敵來侵，不是認真整軍備戰，廝殺戰場，卻愚不可及地祭拜鬼神，乞靈異術，結果是自欺欺人，或兵敗身亡，或城破喪軍，不僅蒙羞當時，還免不了貽笑後人。

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，曾任會稽太守，小有才能，但一向迂腐顛覆。有消息傳來說孫恩謀反作亂，王凝之居然死活都不相信跟他一樣信仰五斗米教的孫恩會反！等叛軍逼近時，他才不得不相信，卻不組織軍隊抵禦，而是踏星步斗，拜神起乩，說是請下鬼兵守住各路要津，賊兵不能犯。結果，城被攻破，生靈塗炭，王凝之卻仍然不相信同一教派的孫恩會殺他，並不逃走。結果自己被賊兵一刀梟首，諸子也一同遇害。

明萬曆年間，四川播州土司楊應龍率眾造反，氣焰囂張，四川巡撫李化龍奉命征剿。據《平播全書》記載，當李化龍部用火炮猛烈轟擊敵陣時，深信巫術的楊應龍令數百裸體婦女排立於高處，手拿箕器，「向我兵扇簸」。邪門歪道，自然無效，結果，楊應龍兵敗自殺，兒子被俘，叛軍被殲二萬多人，西南叛亂被徹底平息。《萬曆武功錄》，稱平定楊應龍是「唐宋以來一大偉績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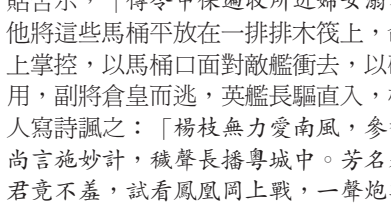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次鴉片戰爭時，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，率軍與英軍作戰。他認定「必有邪教善術者伏其內」，於是廣貼告示，「傳令甲保過收所近婦女溺器」作為制勝法寶。他將這些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，命令一位副將在木筏上掌控，以馬桶口面對敵艦衝去，以破邪術。招數自然無用，副將倉皇而逃，英艦長驅直入，楊芳部潰不成軍。時人寫詩諷之：「楊枝無力愛南風，參贊如何用此公。糞桶尚言施妙計，穢聲長播粵城中。芳名果勇挽封侯，控奏欺君竟不羞，試看鳳凰岡上戰，一聲炮響走回頭。」

中法戰爭時，法軍在台灣、廣西都沒有得手，就轉而突襲福建，對南洋艦隊的馬尾船廠展開猛攻。軍情萬分緊急，可是，大亂之中，篤信佛教的閩浙總督不組織抵抗，卻跑到湧泉寺拜佛燒香，他對部下說，念佛可以退敵，菩薩保佑，金剛護法，夷人豈能奈何於我？可結果是，馬尾船廠被徹底毀滅，南洋艦隊也幾被全殲，清軍損失慘重，連湧泉寺都毀於炮火。看來，我佛慈悲，但不管戰事，金剛護法，卻不護凡人。

今日而論，煙塵散盡，戰事不再，無須再去鼓搗那些禦敵怪招。反倒是體育比賽中戰雲翻滾，刀光劍影，欲克敵制勝，穩操勝券，或許能用得上那些正招、斜招、怪招、奇招。說話間，倫敦奧運會開幕在即，放眼世界，強敵如林，對手咄咄逼人。有網友出怪招云：我女排會數日不敢吃肉，蓋因懼怕誤食瘦肉精也。受此啓發，可重金請對我威脅最大的對手來訪，名曰比賽練兵，每日讓他們放開吃肉，附之好酒好菜，雖不故意害他，但畢竟吃到瘦肉精的機會必然增多，一旦有人中招，我將少一對手，或可不戰而勝。觀之，一笑：邪門歪道，小人之術，陰招毒計，君子不為！

兩軍打仗，講究兵不厭詐，計多招怪或可一逞；體育比賽，比的是更高、更快、更強，憑實力說話，還是「費厄廉賴」為好。



每日讀書、看報、寫字、作書之餘，夜間便把所思、所想記之於紙，因名「燈下散思」。

一、字怕懸，畫怕掛。越寫越難，越畫越不容易。逾越了形形色色的「難」，就會看到絢麗多姿的「易」。所謂千難一易是也。

二、高郵人秦觀（字少游）詩詞清麗而典雅，尤擅寫情，有「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」句，能出其右者，鮮。

三、為人當直，為文當曲。為人要是「曲」了，就會瞎琢磨，不琢磨事，專琢磨人。為文要是直了，無異於遞給別人一杯白開水。

四、「蟬」被文人墨客入詩入畫者頗多，惟曹子建（植）的《蟬賦》令人慨嘆，有詩云：「內含和而弗食兮，與衆物而無求；棲高枝而仰首兮，漱朝露之清流。」這裡的「蟬」，果然是一副清貞而純正的「高士」派頭。

五、魯迅認為動物中最主賤的是「狗」。尤其是「叭兒狗」。他對狗最恨，罵得也最痛快淋漓。他把一些面目可憎的文人斥之為「狗」，如「叭兒狗」、「落水狗」、「乏走狗」之類。他為什麼不把這些人比喻為「虎」、「貓」、「鼠」、「狼」？看來，在魯迅眼裡，「虎貓鼠狼」遠遠不如狗可憎。

六、爺爺和孫子最後只好抬着驢走的故事幾乎家喻戶曉。故事的核心是諷刺無主見者。爺爺和孫子誰為主？當然是爺爺。「無主」的爺爺害人害事，誤已傷力，關鍵的一條是，不能正確分析、判斷來自各個方面的「閒言碎語」。

七、《紅樓夢》讀三遍太少，讀十遍不多。要想研究一點人情世故，了解一些世象冷暖，學學醫藥、卜卦、官制、家庭、婚姻、天文、地理等等知識，都不妨好好讀讀《紅樓夢》。尤其是想學文章、寫好文章的人，更應該把《紅樓夢》當作教科書。

八、《紅樓夢》裡的每一個人物，都寫得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。用「嘔心瀝血而成書」形容曹雪芹，斷不為過。要說《紅樓夢》主要是寫寶、黛之間纏綿糾纏的愛情糾葛的一部書，未免太浮淺。全書一百二十回，寫愛情方面的前八十回，僅佔十之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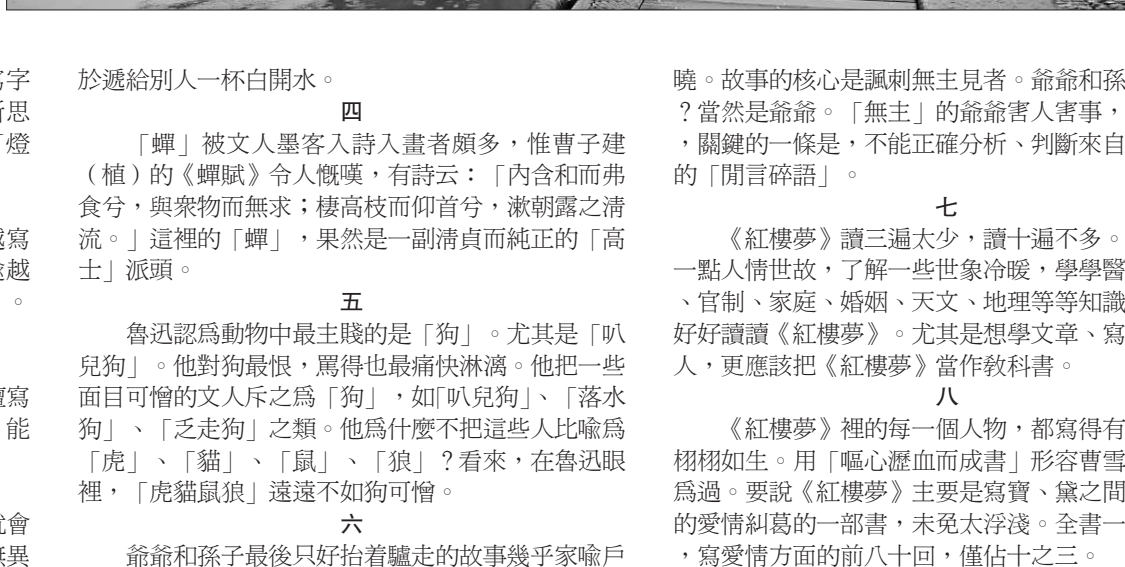
得到一本圖文並茂的英國國家美術館的導遊手冊，隨意翻了幾下，竟無法放下。

雖是一本導遊手冊，設計印刷卻都非常精心。十六開本，每一個頁面都被充分利用起來。全書分四大部分，每一部分又含數目不同的項。從書側看，每一項是一種顏色，因為在書頁的豎邊上都印了一條顏色，同項同色，書合起時，書側便形成悅目的彩虹。四部分以自助遊路線和藏品介紹為主，收藏形成分為捐贈和收購兩類，還介紹了館內收藏的藏品的創作年代及歷史。因此，每條線有六個頁面。第一頁類似綜述，中間是美術館建築的三維剖面圖，剖面圖上方五幅繪畫列為排，作品下邊標着題目、創作年代、作者姓名及生平年代。作品所處的展覽，並用線在剖面圖中指明作品所處的方位。書頁下方是簡要的文字說明，有本條線路的提要，行走路線及關於藝術方面的小知識。從而使遊客對本條線路有了一個簡明而又不繁亂的了解。後面以一些縱橫深淺不一的顏色條分出不同的區域，標註了關於那幅繪畫的各種說明和介紹，很全面很細緻很簡潔。其中，「一件作品的偉大之處」、「一件作品簡介」、「藝術家使用的技法」、「當選這幅作品四個小標題，可以讓遊客更好地讀懂這幅作品。中間靠上的位置是那幅繪畫，有四條線從作品中劃向兩側，指出作品中需要注意欣賞的部份。並在兩側以文字說明：有作品的藝術特色，作者的創作特點、作品中反映的習俗及容易被忽略的細節等等。最下方一個小標題「與子雲同遊」，所選的五幅作品，而二號趣味、故事性和知識性，並設計了許多提問，從而可以更好地引起孩子們的好奇心，培養他們的藝術鑑賞力。

導遊手冊的其他兩部分，介紹了美術館的興擴建過程，資金來源，經營方式等。讓遊客了解到英國國家美術館至今已建成近二百年，並從最初的一座建築，擴展到面積達四萬六千多平米的建築，近六十個足球場大。至二〇〇八年，館藏繪畫作品三千三百餘幅。館內還有許多免費活動，尤其是針對中小學生的免費活動已開展了近七十年。

這雖然只是一本導遊手冊，內容的豐富堪稱是一部關於英國國家美術館的小百科全書。而且內容淺顯，非常適合廣大的普通遊客。許多遊客也許終生只有一次機會參觀這家美術館，但只要手裡有了這本手冊，即可以很好地瀏覽展覽館的全貌，又可以領略到館藏的精品和代表性的作品，從而不會留下許多遺憾。

不知是否因為我孤陋，至今我未見過中國內地有一本導遊手冊可以與之相媲美。其實，我們與其花巨資去建些須有的潘金蓮、西門慶之類的故里；花巨資去壘些貌似古建築的廢品；花巨資在風景區內修高檔會所；拚命提高門票價格，真不如認真真地編一本導遊手冊。



私怨歸私怨，公器歸公器，詩人還是愛惜自己的羽毛的。詩人阿赫馬杜林娜是葉甫圖申科的前妻，從他的長篇小說《不要在死期之前死去》，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前妻至今未泯的愧疚之情。是否出於這種愧疚，葉氏對同屬「二十大的產兒」、又是「大聲疾呼派」中人的阿赫馬杜林娜給予了與其成就不盡相稱的地位，我不敢妄下結論，但相對於前述的勃留索夫，以及象徵派詩人吉皮烏斯等人，阿赫馬杜林娜入選的詩作是否多了一點，是可以討論的。

中國學者認為，維塔利·彼列列申是成就最大的俄國在華僑民詩人。鑒於俄國對彼列列申的研究尚未展開，葉甫圖申科對他的評價頗有空谷足音：

彼列列申本名薩拉特科一彼得里謝，父親是波蘭一白俄羅斯裔的貴族鐵路工程師。一九二〇年他隨母親遷居中國哈爾濱，並就讀於當地的大學。畢業於法律（一九三五）和神學系（一九四三），從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年，在北京和上海任教士。彼列列申在一九三七年出版了第一部詩集《在路上》，以後又出版了三部詩集。一九五二年他隨母遷居里約熱內盧，從事過各種工作。僑民雜誌《新雜誌》拒絕刊出他五十年代的詩作後，彼列列申放棄出版詩作多年。一九六七年出版十四行詩集《十字路》後，他的詩作開始刊登於巴黎和紐約的重要僑民雜誌上。彼列列申對其他語言的卓越知識，使之翻譯出一部中國詩集，他還用葡萄牙文寫詩，將來哈伊爾·庫茲明的《亞歷山大之歌》譯成葡萄牙文。

彼列列申詩作的和諧性巧妙而細緻地組織在深刻的宗教基礎上，帶着光明和黑暗、信念和絕望的衝突輪番出現的主題，以及同性戀的暗示。彼列列申是一個動人和高水位的職業藝術家，他的力量不僅存活於、而且發榮滋長在各個截然不同的國度和與俄羅斯文學的隔絕中。

在俄文版中，後一段表述改為：「外國文藝學家照例稱之為南半球最傑出的俄語詩人……詩人死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日，他堅信，憑着詩作，他會回到俄羅斯。」

遺憾的是，俄國至今不曾出過彼列列申的單行本。

在給《亦報》寫專欄的時候，周作人還要考慮他面對的讀者群。《亦報》所面對的讀者群要求周作人的文章寫得簡單明白。周作人以前寫文章，固然有着簡單平易的境界，但是，這卻不是通常小報副刊的文字所要求的那種明白暢曉。當年，周作人是胡適、冰心的文字是明暢的一路，好固然好，卻還不是他最欣賞的文章，他所欣賞的是文章於簡單之外，還有一種澀味，這才有回味。周作人所說的文章的「澀味」，至少對周作人而言，是源於他的懷疑主義和悲觀主義。只是，在周作人給《亦報》寫專欄時，他所說的文章的「澀味」已是不合時宜的了。周作人的文章是寄沉痛於悠閒的，給《亦報》寫專欄的時候，悠閒和沉痛都是斷斷不可有的，所以，周作人此時也要讓他的文章明朗化，他以前文章中的苦澀之味顯然必須盡可能地過濾掉才行。文章的明朗化便是有話直說，周作人的文章恰恰是言近旨遠的。《亦報》上的專欄文章可能是周作人散文中寫得最明白如話的文章。能夠把文章寫得近於說話那樣明白通俗，是周作人欣賞的一種寫作境界，周作人以前文章裡頗多句式的周折和文言成份的融化，此時都大為收斂。

為《亦報》寫專欄的周作人，寫的仍然是獨特的、平和的文章，這樣的文別人寫不出來，可是，此時周作人的文章又是打了折扣的，此前，他的文章沒有這樣寫，以後有了機會，他也不會這樣寫。也許，《亦報》上的寫的專欄文章是周作人對自己寫作的一次偏離，倘若不是為了生計，周作人若是順從自己的心性寫下去，他這一時期的文章不知會是怎樣的面目。然而，時光沒給周作人這樣的機會。

一九五二年，上海文教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學習運動開展前夕，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出版主管部門將《大報》、《亦報》合併，名稱仍是《亦報》。一九五二年十一月，《亦報》並入了《新民報·晚刊》（即《新民晚報》），唐雲旌、沈毓剛等編輯人員參加《新民報·晚刊》的工作。不知為什麼，《亦報》並入《新民報·晚刊》後，從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起，《新民報·晚刊》的副刊上便不能再見到周作人的文章了。

（下）

